潁濱文鈔/2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潁濱文鈔

◀上一卷

卷二十・說、贊、辭、賦、祭文、雜著

全書終

【易說】

〈以下三首非公文之至者，存之特以見古人窮經之學。〉

潁濱文鈔/20
消歧义页

這是一個消歧義頁——使用相同或相近標題，而主題不同的條目列表。如果您是通過某個內部鏈接轉到本頁，希望您能協助將該內部鏈接指向正確的主條目。

潁濱文鈔/20可以指：

李　　著作的《易說》

蘇轍著作的《易說》

張載著作的《易說》

【《詩》說】

詩序非詩人所作，亦非一人作之。蓋自國史明變，太師達雅。其所作之意，必相授於作詩之時，況聖人刪定之後，凡在孔門居七十子之列，類能言之。而鄒魯之士，縉紳先生多能明之。漢興，得遺文於戰國之餘，諸儒相與傳授講說，而作為之序，其義必有所授之也。於是訓詁傳注起焉，相與祖述而為之說，使後之學者釋經之旨而不得，即以序為證。殊不知序之作亦未得詩之旨，此不可不辨。

夫魯之有頌，詞過於實。《宮》之詩有曰：「居常與許，復周公之宇。」以《春秋》考之，許即魯朝宿之邑也。自桓元年，鄭伯以璧假許田，至僖公時許已非魯所有。常地無所經見，而先儒以為常即魯薛地。若難考據，而詩稱居常與許，為能復周公之宇。何也？蓋此詩之作，自「俾爾昌而熾，俾爾壽而臧」，以下至「天錫公純嘏，眉壽保魯。居常與許，復周公之宇」皆國人祝之之辭，望其君之能如此也。序詩者徒得其言，而未得其意，乃為之言曰：「頌僖公之能復周公之宇。」以為僖公果復常、許，若未可信也。《魚藻》言：「魚在在藻？有頒其首。王在在鎬？豈樂飲酒！魚大大藻？有莘其尾。王在在鎬？飲酒樂豈！樂魚在在藻？依於其蒲。王在在鎬，有那其居！」言魚何在！在藻爾。或頒首，或莘尾，或依蒲，自以為得所也，然特在藻在蒲而已，焉足恃以為得所，猶之幽王何在，在鎬爾。或豈樂而後飲酒，或飲酒而後樂豈，若無事而那居自以為樂者。然徒在鎬飲酒，湛於耽樂？而不恤危亡之至，亦焉足恃以為至樂？此詩人所刺也。序詩者徒見詩每以魚言物之多，故於此亦曰：「萬物失其性。」以鎬為武王所都，故於此曰：「思武王。」恐非詩之旨也。《清廟》之序曰：「周公既成洛邑，朝諸侯，率以祀文王。」昔武王崩，成王幼，周公位冢宰，正百官而已，未嘗居攝也。漢儒惑於荀卿與夫《禮記》之說，遂以謂周公實居攝。然荀卿之言好妄，而《禮》所記，雜出於二戴之論。於此附會其說曰：「周公即成洛邑，朝諸侯，以祀文王。」然則成洛邑者，周公也；至於朝諸侯，率以祀文王，使周公為之，不幾乎僭乎？《將仲子》之序曰：「小不忍以至大亂。」以《春秋·左傳》考之，祭仲之諫莊公以「不如早為之所。」莊公曰：「多行不義必自斃。子姑待之。」又曰「無庸，將自及。」又曰：「不義不匿，厚將崩，終至於伐諸鄢。莊公之志，不早為之所，而待其自斃，蓋欲養成其惡而終害之故也。故《春秋》譏之，而左氏謂之鄭志，以鄭伯之志在於殺也。《將仲子》之刺，亦惡乎養成其惡而終害之。序詩者曰：「小不忍以致大亂，」蓋不知此觀莊公誓母薑氏於城潁，則莊公之用心豈小不忍者乎？《召旻》所刺，「刺幽王大壞也。」始曰：「旻天疾威」，又卒章曰：「昔先王受命，有如召公。日辟國百里。」思召公之辟國，特其一事耳。而序詩者遂以

旻為「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。」焉足以盡一詩之意？《淇奧》所美，「美武公之德也。」武公之德如詩所賦，無施不可。序詩者徒見詩言曰：「有匪君子」，即稱其「有文章」，武公所以為君子，非止文章而已；見詩言曰：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」，即稱其「又能聽其規諫」。武公所以切磋琢磨，非止聽規諫而已。是言也，又似非能文者所為，即此觀之，詩之序非漢諸儒相與論譔者歟？不然，何其誤詩人之旨尚如此！至如《載馳》、《抑》詩，稱作詩者謚；《絲衣》引高子及靈星以證其說。若此之類，序非詩人作明矣。如《江有汜》言：「美媵也，勤而無怨，嫡能悔過也。」辭意並足矣，又曰：「文王之時，江汜之間，有嫡不以其媵備數；媵遇勞而無怨，嫡能自悔也。」如《式微》言：「稱侯寓於衛，其臣勸以歸」，而《旄丘》曰：「責衛伯。」因前篇以見意足矣，又曰：「狄人迫逐黎侯，黎侯寓於衛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」云云，何其辭意重復如此！若此之類，序非一人作明矣。

或者謂如《江有汜》之為美媵，《齎》之為錫予，《那》之祀成湯，《商武》之祀高宗，疑非後人所能知而序之者。曰：不然，自詩作以來，必相授於作之之時，況聖人刪定之後乎？

【《春秋》說】

名分立，禮義明，使斯民皆宜道而行，則聖人之褒貶未始作也。名分不立，禮義不明，然導以名分而或知戒，諭以禮義而或知畏，猶有先王之澤在，則聖人之褒貶因是而作也。名分不足以導之使戒，禮義不足諭之使畏，而先王之遺意已不復見，則聖人雖欲褒貶亦末如之何矣！愚於仲尼作《春秋》見之。

周之盛時，賞罰一於主斷，好惡公於人心。賞其所可賞，皆天下之同好也。罰其所可罰，皆天下之同惡也。雖鄙夫賤隸，猶知名分禮義之所在，而不敢犯者。不幸雖幽、厲失道，天下版蕩。然天子之權未嘗倒持，而名分禮義在天下者亦不敢逾也。當是時，王跡不熄而雅道存，雅道存而《春秋》不作，則褒貶安所著哉！奈何東遷之後，勢已陵替，賞罰之柄不足令天下，而雅道息。雅道息，則名分逾而禮義喪矣。然尚有可救者。五霸起而合諸侯，尊天子，葵丘之會，伐原之信，大搜之禮，有足多者，至魯未可動，亦以能秉周禮，使先王綱紀之遣意，綿綿有存者。又幸而一時卿士大夫，事君行忠義之節，間有三代人才之遺風。聖人於此，知夫導以名分或使知戒，諭以禮義或使知畏，故與之善善、惡惡、賢賢、賤不肖，而責備致嚴，則《春秋》之作，亦其人可得而褒貶歟？

逮五霸既沒之後，春秋之末陵遲愈甚。吳越始入中國，干戈縱橫，則中國幾於淪胥矣。當時諸侯皆五霸罪人，而先王紀綱遺意與夫人才遣風掃地蕩盡。終於田常簒齊，六卿分晉，聖人於此知夫名分不足以導之使戒，禮義不足以諭之使畏，雖欲褒貶亦末如之何矣。故絕筆獲麟，止於二百四十二年。獲麟之後，書陳恒弒其君之事已非聖人所筆。噫！《春秋》不復作，其人不足與褒貶歟？然自《詩》亡而《春秋》作，孟軻以為王者之跡熄；至於《春秋》不復作，則又先王之澤竭。焉可勝歎哉！

【管幼安畫贊】

〈子由涉世難後，故其文如此。〉

予自龍川歸居潁川，已十有三年，杜門幽居，無以自適，稍稍取舊書閱之，將求古人而與之友。蓋於三國得一焉，曰管幼安。幼安少而遭亂，渡海居遼東，三十七年而歸。歸於田廬，不應朝命，年八十有四而沒，功業不加於人。而余獨何取焉？取其明於知時，而審於處己云爾。蓋東漢之衰，士大夫以風節相尚，其立志行義，賢於西漢。然時方大亂，其出而應世，鮮有能自全者。潁川荀文若，以智策輔曹公，方其擒呂布，斃袁紹，皆談笑而辦，其才與張子房比。然至於九錫之議，卒不能免其身。彭城張子布，忠亮剛簡，事孫氏兄弟，成江東之業，然終以直不見容，力爭公孫淵事，君臣之義幾絕。平原華子魚，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，致位三公，然曹公之殺伏后，子魚將命，至破壁出后而害之。汝南許文休，以人物臧否聞於世，晚入蜀，依劉璋，先主將克成都，文休逾城出降，雖卒以為司徒，而蜀人鄙之。此四人者，皆一時賢人也。然直己者，終害其身；而枉己者，終喪其德。處亂而能全，非幼安而誰與哉？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，著白帽、布襦袴、布裙，宅後數十步有流水，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，行園圃，歲時祀其先人，絮帽布單衣，薦饋，跪拜成禮。今欲使畫工以意仿佛畫之，昔李公麟善畫，有顧、陸遺思。今公麟死久矣，恨莫能成吾意者，姑為之贊曰：

幼安之賢，無以過人。予獨何以謂賢？賢其明於知時，審於處己以能自全。幼安之老，歸自海東。一畝之宮，閉不求通。白帽布裙，舞雩而風。四時烝嘗，饋奠必躬。八十有四，蟬蛻而終。少非漢人，老非魏人。何以命之，天之逸民。

【御風辭】

〈多曠達之旨。〉

子列子，行御風。風起蓬蓬，朝發於東海之上，夕散於西海之中。其徐泠然，其怒勃然。衝擊隙穴，震蕩宇宙，披拂草木，奮曆江海，強者必折，弱者必從。俄而休息，天地肅然，塵壒皆盡，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，蓋歸於空。今夫子晝無以食，夜無以寢，鄰裏忽之，弟子疑之，則亦鄭東野之窮人也。然而徐行不見徒步，疾行不見車馬，與風皆逝，與風皆止，旬有五日而後反，此亦何功也哉？

子列子曰：嘻，子獨不見夫眾人乎？貧者葺蒲以為屨，斫柳以為屐，富者伐檀以為輻，豢駟以為服，因物之自然，以致千里。此與吾初無異也，而何謂不同乎？苟非其理，屨屐足以折趾，車馬足以毀體，萬物皆不可御也，而何獨風乎。昔吾處乎蓬草之間，止如枯株，動如槁葉，居無所留而往無所從也。有風瑟然，拂吾廬而上。攝衣從之，一高一下，一西一東，前有飛鳶，後有遊鴻。雲行如川，奕奕溶溶。陰陽變化，顛倒橫從。下視海嶽，晃蕩青紅。蓋雜陳於吾前者，不可勝窮也。而吾方黜聰明，遺心胸。足不知所履，手不知所馮，澹乎與風為一，故風不知有我，而吾不知有風也。蓋雨無所有，譬如風中之飛蓬耳。超然而上，薄乎雲霄，而不以為喜也。拉然而下，隕乎坎井，而不以為凶也。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。今子以子為我立乎大風之隧，凜乎恐其不能勝也，蹙乎恐其不能容也。手將執而留之，足將騰而踐之，目眩耀而憂墜，耳洶湧而知畏。紛然自營，子不自安，而風始不安子躬矣。子輕如鴻毛，彼將以為千石之重。子細如一指，彼將以為十仞之墉。非傾而覆之，拔而投之不厭也。況欲與之逍遙翱翔，放於太空乎？子雖蹈后土而倚嵩華，亦將有時而窮矣。古之至人，入水而不濡，入火而不熱。苟為無心，物莫吾攻也，而獨疑於風乎？

於是客起而歎曰：「廣矣！大矣！子之道也，吾未能充之矣。風未可乘，姑乘傳而東乎？」

【黃樓賦（並敘）】

〈子瞻云：子由作《黃樓賦》，乃稍自振厲，若欲以警發憒憒者。〉

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，河決於澶淵，東流入鉅野，北溢於濟南，溢於泗。八月戊戌，水及彭城下，余兄子瞻適為彭城守。水未至，使民具畚鍤，畜土石，積芻茭，完窒隙穴，以為水備。故水至而民不恐。自戊戌至九月戊申，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，塞東西北門，水皆自城際山。雨晝夜不止，子瞻衣制履屨，廬於城上，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，令民無

得竊出避水，以身帥之，與城存亡。故水大至而民不潰。方水之淫也，汗漫千餘里，漂廬舍，敗塚墓，老弱蔽川而下，壯者狂走無所得食，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。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，得脫者無數。水既涸，朝廷方塞澶淵，未暇及徐。子瞻曰：「澶淵誠塞，徐則無害，塞不塞天也，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。」乃請增築徐城，相水之衝，以木堤捍之，水雖復至，不能以病徐也。故水既去，而民益親。於是即城之東門為大樓焉，堊以黃土，曰：「土實勝水」。徐人相勸成之。轍方從事於宋，將登黃樓，覽觀山川，吊水之遺跡，乃作黃樓之賦。其辭曰：

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，客仰而望俯而歎曰：「噫嘻！殆哉！在漢元光，河決瓠子，騰蹙鉅野，衍溢淮泗，梁楚受害二十餘歲。下者為汙澤，上者為沮洳。民為魚鱉，郡縣無所。天子封祀太山，徜徉東方，哀民之無辜，流死不藏，使公卿負薪，以塞宣房。瓠子之歌，至今傷之。嗟惟此邦，俯仰千載，河東傾而南泄，蹈漢世之遺害。包原隰而為一，窺吾墉之摧敗。呂梁齟齬，橫絕乎其前，四山連屬，合圍乎其外。水洄洑而不進，環孤城以為海。舞魚龍於隍壑，閱帆檣於睥睨。方飄風之迅發，震鞞鼓之驚駭。誠蟻穴之不救，分閭閻之橫潰。幸冬日之既迫，水泉縮以自退。棲流桴於喬木，遺枯蚌於水裔。聽澶淵之奏功，非天意吾誰賴。今我與公，冠冕裳衣，設幾布筵，斗酒相屬，飲酣樂作，開口而笑，夫豈偶然也哉？」子瞻曰：「今夫安於樂者，不知樂之為樂也，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。吾嘗與子憑茲樓而四顧，覽天宇之宏大，繚青山以為城，引長河而為帶。平皋衍其如席，桑麻蔚乎旆旆。畫阡陌之縱橫，分圓廬之向背。放田漁於江浦，散牛羊於煙際。清風時起，微雲霾霸。山川開闔，蒼莽千里。東望則連山參差，與水背馳。群石傾奔，絕流而西。百步湧波，舟楫紛披。魚鱉顛沛，沒人所嬉。聲崩震雷，城堞為危。南望則戲馬之臺，巨佛之峰，巋乎特起，下窺城中，樓觀翱翔，巍峨相重。激水既平，渺莽浮空。駢洲接浦，下與淮通。西望則山斷為玦，傷心極目，麥熟禾秀，離離滿隰，飛鴻群往，白鳥孤沒，橫煙澹澹，俯見落日。北望則泗水淈漫，古汴入焉，彙為濤淵，蛟龍所蟠，古木蔽空，烏鳥號呼，賈客連檣，聯絡城隅。送夕陽之西盡，導明月之東出。金鉦湧於青嶂，陰氛為之辟易。窺人寰而直上，委餘彩於沙磧。激飛楹而入戶，使人體寒而戰栗。息洶洶於群動，聽川流之蕩潏。可以起舞相命，一飲千石，遺棄憂患，超然自得。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？前則項籍、劉戊，後則光弼、建封。戰馬成群，猛士成林。振臂長嘯，風動雲興。朱閣青樓，舞女歌童。勢窮力竭，化為虛空。山高水深，草生郊墟。蓋將問其遺老，既已灰滅，而無餘矣。故吾將與子吊古人之既逝，閔河決於疇昔。知變化之無在，付杯酒以終日。」於是眾客釋然而笑，頹然就醉，河傾月墮，攜扶而出。

【祭歐陽少師文】

〈子由祭歐文不如子瞻，然亦師生故人之情，泠然可掬。〉

嘉祐之初，公在翰林。維時先君，處於西南。世所莫知，隱居之深。作書號公，曰「是知予」。公應「嗟然，我明子心。吾於天下，交遊如林。有如斯文，見所未曾」。先君來東，實始識公，傾蓋之歡，故舊莫隆。遍出所為，歎息改容。曆告在位，莫此蔽蒙。報國以士，古人之忠。公不妄言，其重鼎鐘。厥聲四施，靡然向風。

嗟維此時，文律頹毀。奇邪譎怪，不可告止。剽剝珠貝，綴飾耳鼻。調和椒薑，毒病唇齒。咀嚼荊棘，斥棄羹胾。號茲古文，不自愧恥。公為宗伯，思復正始。狂詞怪論，見者投棄。踽踽元昆，與轍偕來。皆試於庭，羽翼病摧。有鑒在上，無所事媒。馳詞數千，適當公懷。擢之眾中，群疑相啄。公恬不驚，眾惑徐開。滔滔狂瀾，中道而回。匪公之明，化為詼俳。

公德日隆，曆蹈二府。轍方在艱，撫視逾素。納銘幽宅，德逮存故。終喪而還，公以勞去。公年未衰，屢告遲莫。自亳徂青，迄蔡而許。來歸汝陰，嘯傲環堵。轍官在陳，於潁則鄰。拜公門下，笑言歡欣。杯酒相屬，圖史紛紜。辯論不衰，志氣益振。有如斯人，而止斯邪。書來告衰，情懷酸辛。報不及至，凶訃遄臻。

嗚呼！公之於文，雲漢之光。昭回洞達，無有采章。學者所仰，以克向方。知者不惑，昧者不狂。公之在朝，以直自遂。排斥奸回，罔有劇易。後來相承，敢損故事。雖庸無知，亦或勉勵。此風之行，逾三十年。朝廷尊嚴，庶士多賢。伊誰云從，公導其先。自公之歸，忽焉變遷。又誰使然，要歸諸天。天之生物，各維其時。朝陽薰風，春夏時宜。凍雨急雪，匪寒不施。時去不返，雖強莫違。矧惟斯人，而不有時。時既往矣，公亦逝矣。老成云亡，邦國瘁矣。無為為善，善者廢矣。時實使然，我誰懟矣。公哭於堂，維其悲矣。嗚呼哀哉！

【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】

〈文有典刑。〉

嗚呼！元豐末命，震驚四方。號令所從，帷幄是望。公來自西，會哭於庭。縉紳諮嗟，

復見老成。太妊在位，成王在左。曰予惸惸，誰恤予禍？白髮蒼顏，三世之臣。不留相予，孰左右民。公出於道，民聚而呼。皆曰吾父，歸歟歸歟！公畏莫當，遄返洛師。授之宛丘，實將用之。公之來思，岌然特立。身如槁木，心如金石。時當宅憂，恭默不言。一二卿士，代天斡旋。事棼如絲，眾比如櫛。治亂之機，間不容發。公身當之，所恃惟誠。吾民苟安，吾君則寧。以順得天，以信得人。鋤去太甚，復其本原。白叟黃童，織婦耕夫。庶幾休焉，日月以須。公乘安輿，入見延和。裕民之言，之死靡他。將享合宮，百辟咸事。公病於家，臥不時起。明日當齋，公訃暮聞。天以雨泣，都人酸辛。禮成不賀，人識君意。龍衮蟬冠，遂以往襚。公之初來，民執弓矛。逮公永歸，既耕且耨。公雖云亡，其志則存。國有成法，朝有正人。持而守之，有進毋隕。匪以報公，維以報君。天子聖明，神母萬年。民不告勤，公志則然。死者復生，信我此言。嗚呼哀哉！

【書白樂天集後二首】

〈予觀蘇氏兄弟於斥廢後並托禪宗一脈以自解脫，此類可見。

此篇雖非子由刻意為文，而以罷歸潁上之後時已得禪門宗旨，故錄而出之。〉

元符二年夏六月，予自海康再謫龍川，冒大暑，水陸行數千里，至羅浮。水益小，舟益庳，惕然有瘴暍之慮。乃留家於山下，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，秋八月而至。既至，廬於城東聖壽僧舍，閉門索然，無以終日。欲借書於居人，而民家無畜書者。獨西鄰黃氏世為儒，粗有簡冊，乃得樂天文集閱之。樂天少年知讀佛書，習禪定，既涉世履憂患，胸中了然，照諸幻之空也。故其還朝為從官，小不合，即舍去，分司東洛，優遊終老。蓋唐世士大夫，達者如樂天寡矣。予方流轉風浪，未知所止息，觀其遺文，中甚愧之。然樂天處世，不幸在牛李黨中，觀其平生，端而不倚，非有所附麗者也。蓋勢有所至，而不能已耳。會昌之初，李文饒用事，樂天適已七十，遂求致仕，不一二年而沒。嗟夫！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？然樂天每閑冷衰病，發於詠歎，輒以公卿投荒、僇死不獲其終者自解。予亦鄙之。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絕句，刻核尤甚。樂天雖陋，蓋不致此也。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，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，此決非樂天之詩。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耶？樂天之賢，當為之辨。

《圓覺經》云：「動念息念，皆歸迷悶。」世間諸修行人，不墮動念中，即墮息念中矣。欲兩不墮，必先辨真妄，使真不滅，則妄不起。妄不起，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，則未嘗息念而念自靜矣；如此乃為真定。真定既立，則真慧自生。定慧圓滿，而眾善自至，此

諸佛心要也。《金剛經》云：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」既不住六塵，亦不住靜六塵。日夜遊於六根，而兩不相染。此樂天所謂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」也。六祖嘗告大弟子：假使坐而不動，除得妄起心。此法同無情，即能障道。道須流通，何以卻住心？心不住即流通，住即被縛。故五祖告牛頭亦云：「妄念既不起，真心任遍知。」皆所謂應無住而生其心者也。佛祖舊說，符合如此。而樂天八漸偈，亦似見此事。故書其後，寄予瞻兄。

【書金剛經後】

〈錄此二篇，稍見子由禪學一派。〉

予讀《楞嚴》，知六根源出於一，外緣六塵，流而為六，隨物淪逝，不能自返。如來憐憫眾生，為設方便，使知出門即是歸路，故於此經指涅槃門。初無隱蔽，若眾生能洗心行法，使塵不相緣，根無所寓，返流全一，六用不行，晝夜衝衝流入，與如來法流水接，則自其肉身便可成佛。如來猶恐眾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，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。而觀世音以聞、思、修為圓通第一，其言曰：初於聞中，入流無所。所入既寂，動靜二相。了然不生，如是漸增。聞所聞盡，盡聞不住。覺所覺空，空覺極圓。空所空滅，生滅既滅。寂滅見前，若能如是。圓拔一根，則諸根皆脫。於一彈指頃，遍曆三空，即與諸佛無異矣。既又讀《金剛經》，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為入流，而無所入，不入色聲香味觸法，是名須陀洹。乃廢經而歎曰：「須陀洹所證，則觀世音所謂『初於聞中，入流無所』者耶？」入流非有法也，唯不入六塵，安然常住，斯入流矣。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，而實無往來。阿那含名為不來，而實無不來。蓋往則入塵，來則返本。斯陀含雖能來矣，而未能無往。阿那含非徒不往，而亦無來。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，無法可得。然則所謂四果者，其實一法也。但歷三空，有淺深之異耳。予觀二經之言，本若符契，而世或不喻，故明言之。

經言：「如來有五眼：近矚牆宇，遠覽山河，肉眼也；隨其福德，見有遠近，天眼也；知物皆妄，坐而轉物，慧眼也；入萬法，遍法界，法眼也。以慧眼轉物，以法眼遍物，佛眼也。」謂如來有慧眼、法眼、佛眼可也，何肉眼、天眼之有？曰如來為眾生，故入諸趣，在人則同其肉眼，在天則同其天眼。如聲聞人住無為法而畏生死，則亦有慧眼而已耳。

【書楞嚴經後】

〈蘇氏兄弟並從世途風波中，已而稍得禪旨、為之皈依，故能言之如此。〉

予自十年來，於佛法中漸有所悟，經歷憂患，皆世所希有，而真心不亂，每得安樂。崇寧癸未，自許遷蔡，杜門幽坐，取《楞嚴經》翻覆熟讀，乃知諸佛涅槃正路，從六根入。每趺坐燕安，覺外塵引起六根，根若隨去，即墮在死道中。根若不隨，返流全一，衝衝流入，即是涅槃真際。觀照既久，如淨琉璃，內含寶月，稽首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，慈悲哀憫，惠我無生法忍，無漏勝果，誓願心心護持，勿令退失。三月二十五日誌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